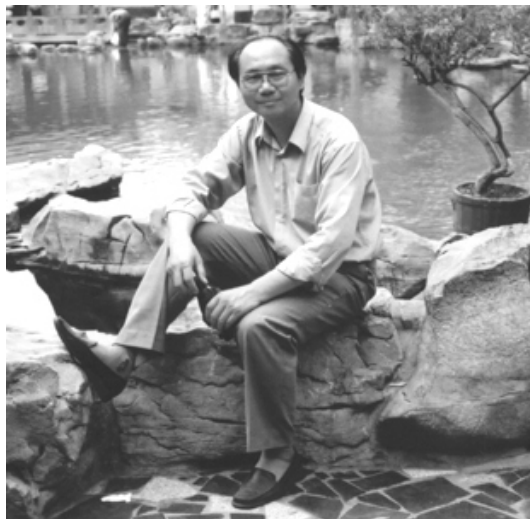


普通古籍保护工作亟待加强

鲍国强

我馆的普通古籍约近 180 万册，其中大部分为清代古籍，明刻本有一部分，约有三分之一是民国以来线装书。

普通古籍和善本古籍一样，都是我馆建馆之初的基础馆藏。1909 年筹建京师图书馆，由清政府陆续拨交内阁大库、翰林院和国子监南学的部分旧藏中，就包含了我们现在称之为“普通古籍”的图书，当时列为“观览类”图书，数量不大，1913 年统计时是 41504 册。经过近百年的积累，现在我们的普通古籍已经形成了体系完整、学科齐全、品种繁多、内容丰富为国内外学术界重视的传统文化典籍府库，成为国家图书馆的一个特色馆藏。



在普通古籍藏书当中，有不少是著名藏书家的藏书和知名学者的用书。如清李慈铭困学楼的藏书，归安姚觐元、姚慰祖父子两代人的藏书，延古堂李氏、天津积学斋徐氏、镇海张氏约园、宜都杨守敬飞青阁、东莞伦明、赵尔巽、长洲章钰算鹤量鲸室以及现代郑振铎西谛先生、陈垣先生、贺孔才和李棫的藏书。

这些普通古籍中，就版本而言，多数为刻本，抄本、稿本也占了不小的比例。以“目录门”图书为例，共计 1948 种 3747 部 15406 册，抄本、稿本就占了近三分之一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分馆约 180 万册普通古籍当中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善本古籍。据我馆有关人员粗略的估计，大约有四、五千种可以算是善本。

比较珍贵的图籍有：清康熙年刻彩绘本《耕织图》、我国最早记载巴黎公社的清末铁岭张德彝亲笔誊清稿本《航海述奇》、存世仅一部的民国刻蓝印暨抄校付刻底本合璧的《补南齐书经籍志》等。另外，普通古籍当中，除日本、朝鲜以外，还有纽约、新加坡、巴黎、越南和意大利纳玻里等地印制的中文古籍，它们反映了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。

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重视下，我们图书馆数代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
一．从 1997 到 2000 年，国家拨巨款维修了分馆主楼。维修后，主楼焕然一新，库房条件大为改善，做了防震加固，杜绝了漏雨现象。各层库房安装空调。库房内保持了比较好的温度、湿度。上下层楼梯和上下层书架做了防火隔断。东西窗户做了窗帘，避免阳光照射。

二．发现有虫患迹象的或是新采古籍进库，均作冷冻杀虫处理。安排专人在库房轮回清洁环

境，给书和书套除尘。对于珍本、保存本实行静电复制限制措施，只能扫描、拍摄或抄写。长期设立专门的古籍修复人员从事普通古籍的修复工作。

三．积极开发整理、系列影印出版珍本古籍，以达到比较彻底地保护古籍的目的。近年来，以本部门自己的力量，整理编辑、影印出版《抄本稿本丛刊》、《明代孤本方志选刊》、《清代孤本方志选刊》等丛书。尤其是1999年编辑出版的二百厚册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，收录了我们馆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当中全部1200多种年谱，洋洋大观，基本可以替代古籍年谱原本，满足读者的阅览要求。

分馆一号楼维修工程完成以后，普通古籍的收藏环境得到不少改善。可是，这些古籍的自身状况却十分令人担忧，应该引起馆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真切重视，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大幅度增加对普通古籍保护工作的资金投入。

现在普通古籍图书保护方面的主要问题是：

一．修复力量不足

我曾做过初步测算，这些古籍当中，装订方面，书装较完好的约占42%，亟需换皮订线的约占40%（72万册），亟需修裱的约占18%（32.4万册）。亟需修裱的古籍中有许多好的版本，但有些书部分已成碎片，有些书页已脆，触手即破。如（清）穆精额编《金山赫舍里氏渊源》（清道光间朱格稿本）等书就处于这样的状态。因为经费问题，许多年了，普通古籍修整人员只有两个，要完成这样的修整任务，真是太旷日持久了。

分馆重新开馆已经一年半了，正编书里这样亟需修整的书继续提供读者阅览，很不利于古籍保护。由于上述需修整的书大部分在简编书里，而目前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制作工作已进入后期，这些书目数据供网上查阅可以，原简编书要提供读者阅览则难度较大。

二．书套经费欠缺

因为普通古籍数量多，书套虽然断断续续做了不少年头，但缺口还是很大。按1个书套放2-25册计算，普通古籍书套总计约需80万个。目前普通古籍当中，有完整书套的约占16%，书套尚可继续使用的约占8%，书套已破不能用的约占6%（4.8万个），书套形制简陋不合要求的约占31%（24.8万个），没有书套的约占39%（31.2万个）。没有书套的古籍则基本是处于无保护状态。因为在有效控制温、湿度的前提下，做书套也是一个保护古籍比较好的办法。现在普通古籍的书套也在陆续制作，但每年做几千个，速度实在太慢。